

端葉山房叢鈔

1冊  
595  
49

四十九





門  
號  
卷

俞蔭甫太史著

岳氏銀瓶徵

大興胡樹榮題

光緒癸未年孟冬月  
上洋埽葉山房叢鈔

銀瓶徵

葉山房叢鈔第十八

德清俞樾

銀瓶者岳忠武之女相傳忠武之死女抱銀瓶投井以殉者也在宋時即見紀者當非子虛而杭人輒以張憲為其夫建張烈文侯祠即塑銀瓶像以配之余同年生永康應敏齋廉訪廬杭州深以此事為疚屢為余言之余貽書楊石泉中丞及此事又命詰經精舍諸生為岳王小女銀瓶考冀徵實事以塞虛誣因刺取諸生所考粗加次第成此篇存襟篋中云

岳忠武行實未載楚國夫人遺事及諸子云先臣女  
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

按忠武行實二卷乃嘉泰四年承務郎岳珂所上  
卽王之孫也卷末備載忠武家屬云先臣妻李氏  
歷授楚國夫人臣雲先臣長子也子二人甫申女  
一大娘臣雷子四人經緯綱紀女三臣霖子三人  
琛珂璞臣震臣霆均不言子女而先臣女安娘附  
諸子後獨無所謂銀瓶者是以來集之樵書云孝  
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  
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其夫高祚補承信郎

卽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

進武校尉

據行實岳雷女三非名三娘蓋三者  
其行第也若雷止一女不得稱三娘並

載金陀粹編銀瓶旣殉孝豈不經御旨追贈且岳  
珂爲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此是一大疑案  
全謝山鮎鱗亭外集答陳時夏論鄂王從祀書亦  
引來書謂歷代以來有其舉之誰敢廢焉然其疑  
不敢不存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大學宗文廟相傳爲岳武穆并  
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上天竺同

按周密生於紹定四年距紹興十一年忠武之薨

九十一年為時尙近而銀瓶業已從祀則可以釋  
來謝諸人之疑矣

元鄭元祐重建精忠廟記隴西李君全初以承事郎  
來杭興復精忠廟立王像及王之五子部曲諸將像  
并立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皆肖像以祀事焉

按錢唐縣志

何年所修未考

紹興三十二年即廢智果寺

為廟以奉祠祀廟有王像後作寢室像王及夫人  
與其女是宋時已祀王女而女不名萬歷杭州府  
志云至元間杭州經歷李全重興王廟後作寢堂  
像王夫人與其女女亦不名以鄭元祐記證之女

即銀瓶也然則宋時所祀王之女亦即銀瓶可知  
若是安娘則隆興元年方補其夫為承信郎紹興  
末安娘當尙在也宋時初建岳廟即祀銀瓶銀瓶  
事實固宜昭著而萃編不登行實不載竟若無其  
人者何歟惟據行實昭雪廟祀一條但云以鄂州  
軍民請詔建廟於鄂賜號忠烈不言杭州立廟之  
事疑所云即智果寺為廟者事尙在後不在紹興  
末也

明彰德府推官張應登修湯陰縣志於岳王本傳後  
載有孝娥者王幼女痛父兄死非命抱銀瓶赴井死

溧陽岳氏家譜何年何人所修未考載王長女安娘適高祚幼女娥殉父難

按此兩條竟以孝娥為名恐非是孝娥者後人所表之名也詳見後

明田汝成西湖志餘云宋銀瓶女武穆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欲叩闕不能抱銀瓶投井死

明沈儀懋兩湖塵談云江浙憲臺乃岳王故第至今祠公為土神其庭前井相傳王遇禍時其少女抱銀瓶墜此井死正德中梁公材為臺長表其井曰孝娥五清劉先生為之銘

按志書五清劉先生乃副使劉瑞也孝娥之名至今循之蓋始於此而湯陰志及岳氏家譜竟以為名則失之矣

國朝陸次雲湖壖雜記云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

按銀瓶小姐之名至為不典趙翼陔餘叢考曰宋時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營王宮火起於茶酒宮人韓小姐是宮婢稱小姐也夷堅志傳九者好狎遊常與散

樂林小姐綢繆又建康女娼楊氏死現形與蔡五爲妻一道士仗劍逐去謂蔡曰此建康倡女楊小姐也此妓女稱小姐也余謂趙說良是宋時又有小藉之名嬾真子云文樞密所居私第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疑籍卽籍錄之籍蓋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載之因卽呼其稚者爲小藉謂其載在小簿籍也小籍之爲小姐蓋聲之轉且以稱女故變其字爲姐也余從前因銀瓶小姐之稱頗疑銀瓶非岳王女蓋亦岳氏之小籍後考元明以前固皆謂之銀瓶娘子不云銀瓶小姐則又不

敢妄疑矣

湖壩禱記又云宋帝悟王寃就其第立廟以祀并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使廳事之左凡廉憲莅任必祀岳廟明時有宋觀察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後升公坐觀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而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岳王者舉無敢忽銀瓶

按此事近誕然忠孝之氣久而不泯則亦理之所  
有也

國朝楊雪湖瑣談岳王女小字銀瓶以王夫人夢抱



銀瓶而生故字之後王死難女亦投井殉易井卦有云羸其瓶凶豈其兆先伏於受生之初乎

按諸書皆以安抱銀瓶投井死故以銀瓶目之此云生初以夢得名未知所本亦異聞也

嘉興府志

何年何人所修未考

銀瓶孝女者王季女也有至性

王入棘寺獄哀憤欲叩闕訟冤邏卒守門不得達洎被難日夕悲慟抱王所賜銀瓶投井死時年十三鄴侯經進詩覽奏念緹縈指此也後於故第旁詔肖女像祀之封正烈節女

按諸書但言抱瓶而死其何以抱瓶則未詳也此

云王賜或亦一說

宜興縣志

何年何人所修未考

隆興元年奉旨安娘夫高祚特

與承信郎銀瓶女封至一正烈節女清源妙行仙官通靈顯聖銀瓶小姐

按封號不足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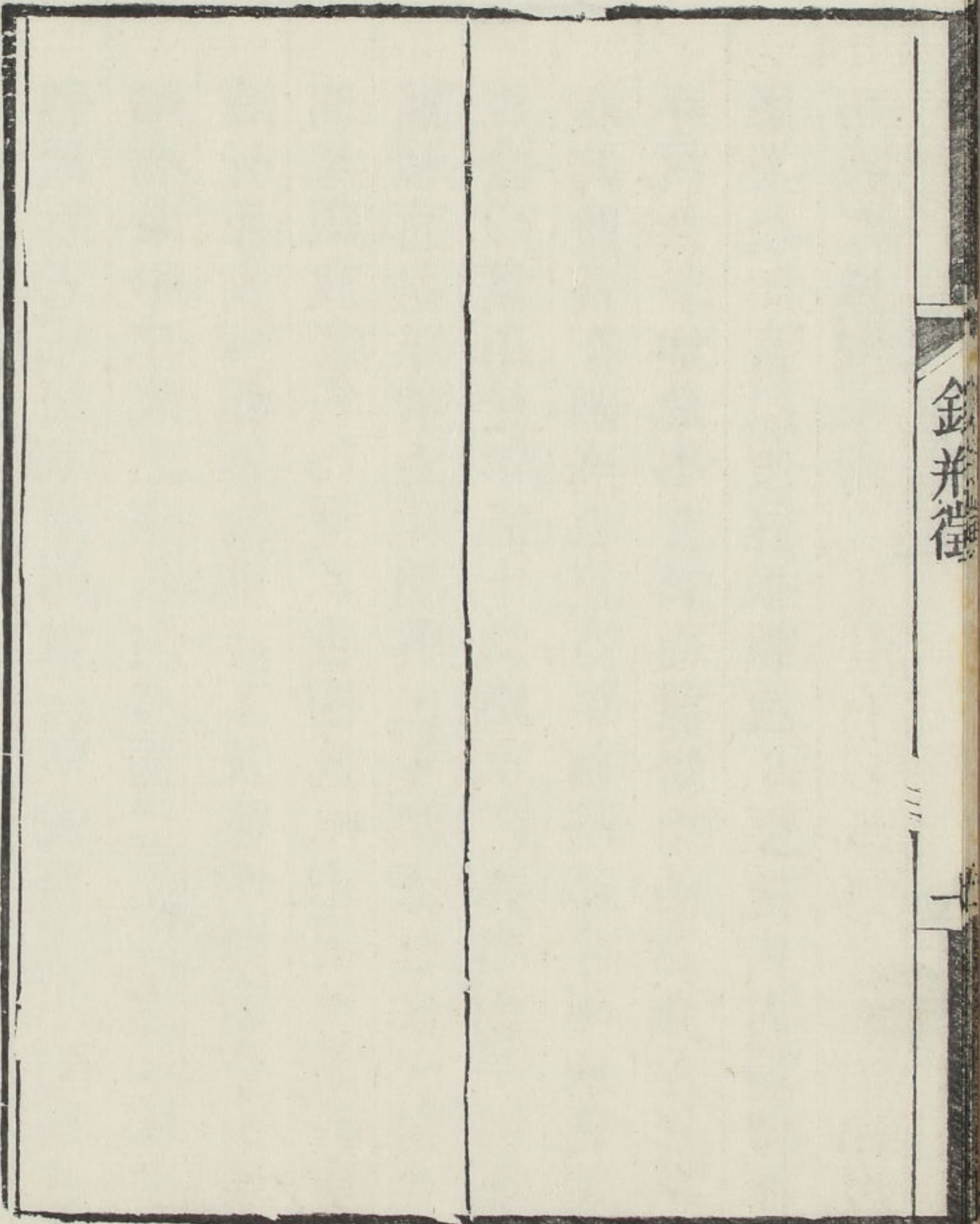
曲園居士曰銀瓶之名自宋以迄于今歷有紀載則固不得以為無其人也然諸書但言其以幼女死孝無一語謂其為張憲妻而張憲本傳亦止云飛愛將也不言為其壻乃以數百年後強為作合使偶坐於張侯之旁不亦慎乎考岳雲為王長子

而死時止二十三則銀瓶幼女必未及笄張憲在  
紹興二年已從王討曹成而銀瓶娘子據嘉興志  
死年十三則生於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止四齡  
也年齡縣殊豈可以爲配乎翟氏灝湖山便覽載  
張烈文侯祠在仙姑山下侯名憲蜀人岳鄂王部  
將或曰其壻也此流俗沿訛之所自起考古者宜  
辭而闢之也

附致楊石泉中丞書

杭城有張烈文侯祠卽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  
何時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爲之配塑像其旁并題

名氏焉考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爲其  
壻嘉泰中忠武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  
言先臣女安娘適高祚亦不及憲然則憲非王壻  
明矣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及諸書所  
載皆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王討曹  
成據行實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薨尙十年則銀  
瓶此時當在襁褓也與憲年齒縣殊豈可以爲配  
平杭人多知此事非實而流俗相沿竟難釐正羣  
思得公一言以發聳振聵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  
布陳之惟裁察焉



附刻

孝娥古井真蹟碑記

浙江按察司署為岳忠武王故宅署左建王家廟廟  
 有井相傳為王幼女抱銀瓶殉節處由來舊矣余陳  
 臬浙江之次年杭之士大夫因吳司獄廷康攷定井  
 址具牘以請謂岳王故宅基廣廟以外多屬之銀瓶  
 之井實別有在距廟稍東今稱司衙校士館者皆王  
 宅址向隸官地臬署之胥役雜居之而真井在其舍  
 旁匿不以聞緣是湮沒不彰自兵燹後居者皆墟而  
 井乃顯存然則王女之靈其有以默護之耶因相與

請拓井址建廟亭昭顯真蹟余嘉諸君闡幽之義因  
從其請謹按岳王故宅爲南宋故雍元爲肅政廉訪  
司舊治明建臬署基址甚廣後稍遷而隘之於是就  
臬署之左偏建王家廟卽以近廟之井爲王女殉節  
處以便祈祀不知其井固自有在耳余維杭州自昔  
多通儒碩士雖經亂餘文獻未盡漸滅諸君辨定必  
有可以爲據者非僅倚鄉老之談且其地皆王故宅  
無~~補~~井孰爲真度皆爲王女精魂往來之所此其地  
固自有辨或亦不必深辨也耶夫以王死忠女死孝  
歷七百餘年王盛德在人祠墓巍煥而弱女就義之

處後人亦懃懃攷定而表彰之然則古今忠孝之食  
報豈有或爽哉夫揚善糾惡按察使之責也况孝烈  
真蹟近在咫尺敢不敬顯以昭來茲爰飭治井道倡  
建廟亭地計縱橫三十弓各十八丈西倚司衙官衢  
後抵驛傳道牆外亭旣成記其顛末如此仍俟後之  
考古者正焉并系以銘銘曰井潭潭兮千尺水曹娥  
之江清若此魂兮歸來家在咫尺後之弔者惟其是  
賜進士出身新授廣東布政使浙江按察使寶應王  
凱泰撰書

同治六年歲在丁卯冬十月

查清華先生著

西湖遊記

吳縣朱記榮題

光緒癸未年孟冬月  
上洋埭葉山房叢鈔

西湖遊記

歸葉山房叢鈔第十九

海昌 查人洪 清華

道光癸巳夏余與鮑朗如同寓萬峰齋湖樓西有小  
石橋水流聞上雪浪滾滾終日響不絕卧驚江潮來  
枕上屋若爲之動搖湖船直抵門水與岸平只隔一  
檻酒爐茶椀隨手攜去船主不問也清晨有十數瓜  
皮艇爭先攢集跳躍上岸以所載魚鰕蓮蓬菱角雜  
果鮮花裝竹筐挑入城市覆其艇以足撐離岸亦不  
遠恐童子戲盪而去也余每日隄上晚歸暗草響泉  
叢篁影樹暝色起崖壑而殘陽猶戀芰荷斷橋水鳥

浮浮欲沒短棹忽鳴輕煙亂掩暮色最幽雨晴月外  
別自成一景又天乍明時湖船已放只見黑影但比  
煙色稍濃而移動耳日漸高山先露頂四圍如繩平  
日又高則煙又低又後山盡出山下樹平割半截亦  
四圍如一最後波面猶蒸飯出氣半晌乃消若鏡新  
磨出此景得之春夏爲多略記大概以待善遊者領  
取也

由昭慶而上多陂陀但石無土平如砥旁如削鑄字  
大皆五六尺圍率頌德政無全者款識漫滅不復辨  
爲何代書又有石佛函刻石壁中丹青爛然大小參

錯若爲山路導引者保叔塔峙其頂一至其下有古  
寺張卽之題湖山勝概額山門半閉童僧跳牆引客  
入經卷木魚闐寂無聲坐蒲團三炊黍熟許成詩三  
首自去無問者兩憇彌勒庵經大佛寺不入循湖堤  
歸是夜夢巨人見微笑口動若譏余曰六合在胸中  
上下古今脈絡相連不知其幾何長也子卽以泰華  
爲鼻舌江湖爲口眼所缺固多曾區區十丈之頭而  
能彌滿宇宙乎蟲蛇可巢鰲能戴山小人無間大則  
更有大焉子速去毋迷我目笑而起起而醒并序而  
作歌歌曰名可磨石可枯遊情冥冥與道娛熟視不

西清遊記 二  
觀乃其麤以示同遊者

竹素者俗名花神廟破屋風鳴椽瓦搖動小閣上有  
花神像二相對立塵垢殘剝而風神娟好雖今之善  
畫者不及焉曲水小橋紅蓮弄影淒涼中有豔趣獨  
遊者三爲題詩壁間

登葛嶺未及巔朗如身胖勇於登而苦不能驟上乃  
命袒衣被二僕扶掖行與飛鳥爭林隙仙殿隱樹中  
綠陰沈沈暝煙不飛及至甚軒敞可遠眺潮平如界  
山數點浮浮疎澹疑有無紅霞一縷如星馳倏忽不  
見殿後丹竈久廢涼月入樓塵壁宵白淒絕不可留

宿抱樸山房呼僧共飯僧善庖蔬精齋方斟酌椒薑  
比家厨爲良酒微酣與朗如談山中樂窗外樹落枯  
幹山禽皆飛起聲曉曉若有警又竹木相戛似急雨  
打窗紙少寐卽起次日作詩題壁去靈峰寺在嶺之  
半紅闌幾柱翠竹環繞微露門主僧覺非云壬辰夏  
山出巨蛟雷挾之去此佛座有神護東偏曰眠雲堂  
僧具食其中食已少就枕簟息浮瓜寒泉僧有燃指  
示苦修者余曰鐘鳴鳥語無非機巧矣山中尙如此  
甚囂塵上奈何兩人對坐臨虛窗檻看晴雲出岫興  
復悠揚覺衣履益輕緩坐歸未疲也余曰凡事成於



勇阻於怯登山亦然

初秋朗如招遊西溪自昭慶河步上船船可容百斛  
篷平頂高不及身箕踞半坐卧四面不設窗障盛暑  
納水風甚涼行十餘里盡蘆花風搖動若浮空船行  
與之曲折但見垂垂萬縷刷篷柱有聲浙瀝俯不見  
水亦不見岸上屋樹微聞人語忽焉開朗遠望如烟  
如霧如行大江面浩浩蕩蕩猝不得近岸棹轉而蘆  
花又入篷底其疎密遠近不能測水非甚灣蘆葦爲  
之間隔船與水盤旋故也俄見斷杠補竹高閣倚花  
朗如曰此所謂交蘆庵者舍舟而登室宇新整在蘆

葦最深處牆蔽不見怪寺僧不解事有董文敏書菱  
蘆庵額梁山舟侍講書交蘆二字阮芸臺先生遊記  
引佛家識性虛妄爲交蘆以菱蘆爲非是題者甚眾  
先生博古精通釋典不然如萑葦蒲荷之屬以其土  
所產名庵亦誰不謂然余與朗如聯句記名卷尾晚  
乃至秋雪庵但破瓦數椽而已朗如曰昔吳穀人先  
生讀書處一時從遊多名士今零落無人跡雖吟詠  
憇息亦有時數爲之久立歎息惜不獲與其盛而見  
其衰夕陽催客暝色戀遊舟不數里步尋山家宿焉  
主人款客殷具酒脯夜話松陰無更鼓山中氣清冷

凜人情思閉目不成寐聞鳥聲乃知天曉歸來作詩  
記以補略

玉泉池方一畝魚百尾黑背紫尾有紅者斑者長短  
以尺數止於三四水深黑而青見底底綠苔如毯毛  
不長雖瓦礫亦徧生蒼綠疑有水仙捐佩玦魚遊閒  
適回緩僧人於池上設几煎茶待客客循池走魚則  
亦尾客影而遊客倚闌魚則亦聚闌邊仰沫若有求  
喜瓜餅僧閒具數錢一握投必爭在前者爲後者所  
擠尾出水面以下擁上則眾魚掀一魚全出水忽一  
躍入水眾魚驚散而水清如故客坐定魚復回繞不

已若欣若慕夫以一池之隘而忘江湖之樂得所求  
也豈遂無滄溟渤澥之思苟利其食久而失其本心  
耳眾方歎賞以爲魚樂余心有所感默而識之旣慨  
魚之擾擾又美泉之情而不汙也

入山信步迷東西忘所歷前有高巒簇松杉若髻上  
花飄飄然動一路泉流細石閒甕中滴漏髣髴含音  
僧樵山徑拾野栗剔砌苔地淨如洗仰視寺額曰法  
相入憇焉寺有長耳佛帷帳花燭被具精麗聞求子  
甚驗須婦人摸其下體大抵愚夫婦多信僧言而杭  
爲甚故多詭託以求作功德者後有精室下臨十丈

青琅玕千挺列窗外窮目之力至綠陰濃處而止未測其爲崖爲澗也但聞山蟬叫夕陽聲曳竹梢耳欲留不果行百步暝煙出林與峰巒冥合回望亦不見寺

紫雲洞依崖爲檐作佛殿鑿石數十級下洞中泉滴瀝四時如一夏寒余與朗如同遊黃龍洞路經紫雲是日村婦數十人童女垂鬟或坐或起誦經聲營營嚶嚶皆合十如僧狀拈香焚紙考擊鐘鼓老者壯者少者若翁若夫若子弟提筐捧盤注湯瀹茗前招後呼若女釋者皆在焉余兩人無坐位入後室破窗塵

几強飯而去金鼓洞道人素善治肴朗如曰此去可酣飽及至焦棟橫階牆壁煤黑露竈無主持者遂徑走黃龍洞僧寮寂歷長晝涼靜香厨蔬笋自是山中滋味緣崖而上有別院龍神像負牆立山門外峭壁石縫中生海棠倒垂如衣上繡極妥帖細泉自根流葉洗濯光潔灑灑下滴與鮮紅花瓣俱落青苔上久立凝視此行不負矣

西湖山色之秀莫如南山看南山之秀莫如赤山步竹木陰森蒼翠重疊不雨而潤不煙而暈宜遠望余嘗過南屏訪司馬溫公摩厓書草長刺衣無路入遂

西湖遊記 六  
獨坐第一橋望南山深處秀麗若神女出雲表赤山  
步在第一橋之南舟抵此而止雞鳴數家紅荷十畝  
曉露未乾酒眼忽醒余蓋三至焉南山第一寺曰淨  
慈去湧金門幾三里崖包樹裏近而後覺亦一奇也  
及寺卽不見南山之秀矣然遊南山者必曰淨慈何  
玩近而棄遠也

遊理安者咸以松巔閣爲勝左右山對峙樹拔崖石  
檐鈎星斗窗戶洞達雲去月來久坐覺神情超悟欲  
薄仙子而傲飛鳥然所見止於一室不若山路轉折  
處陰陽向背轉變難狀其略可言者山以樹爲衣不

見骨紫翠萬疊兩面屏列自地而起直上雲際路凡  
數折愈進愈深邃凡山行喜開曠爽豁縱目橫覽雖  
遠必收此獨不然譬如十里五里林巒蔥蒨平坦無  
奇忽而聳疊將我圍繞但見樹上有樹影中有影不  
啻魚之仰藻蕉之代天其所依託宜如何樂余十年  
之間凡兩至所歷亦有漸進者

客有談蓬萊者余以爲海上神仙 居縹緲不知其  
在西湖也於是有小蓬萊之遊叩門不應憇瑞雲庵  
雜花一庭繽紛紅紫布幔煙籠風竹戰秋佛前盆蘭  
盛開旛風紅颭幽香滿座庭有古井泉冽余懼水厄

以粥代薑笋瓜豆彈指而具僧蜀人談峨眉積雪時  
暑日方熾不覺也每獨坐煩悶輒泛小舟來與僧習  
翦蘭相贈并言小蓬萊主非其人遂不復去自拏漿  
坐無篷小艇衝破菱花而歸

去西湖最遠者爲雲棲余二十年蓄遊念未果朗如  
亦然一日告余曰已辦布鞋竹杖矣余亦勇步并邀  
同年鍾笑溪表兄張蕙士先經煙霞洞滴膚石乳甚  
寒及雲棲日過午山上竹筧連數嶺不絕泉聲咽咽  
寺在最深處石徑兩旁編籬界竹竹皆一尺圍瑤柱  
撐天一二丈以上乃有枝蒼雲紛紛飄落登殿宇僧

見三人手香燭遂不問姓名導入客房如常例朗如  
適有急且苦腳力半途歸余三人僞爲進香者恐僧  
逢迎俗態可厭也明日索肩輿壯僧數人縛小椅貫  
青竹竿納客其中下山去過范村先京兆諱乘彝公  
墓在焉門閉又雨後泥漫未得展謁立江干間眺江  
船以腳掉櫓負緯人兩手及地如驢負鞍是時潮退  
灘若欲卸江邊隄忽起忽伏土人謂爲九龍過此爲  
六和塔登頂遙望隔江峰巒如浮平瀾上晴光掩映  
若金碧喚渡清波門外日已落矣扁舟回睇紅霞猶

照西川

寺之弘敞無過靈隱飛來峰當其前石九而土一樹生石上枝葉光怪風亦不能摧峰不甚高樹根自石隙落地中泉出地上蒸故不枯而澤石查牙橫豎錯落似斷似墮空青冥其中有雨其一面可登無恆徑必身輕如猿峰下亭曰冷泉泉出石洞勢壯如潮旋碧濺白回薄俟谷數丈外乃浩然去矣余遊前後凡七皆盛夏或雨後

湖上多風日落暑消寓居屋檐與船篷相錯其間無咫尺余與朗如每晚對飲湖邊有戲之者曰將欲吸盡西湖水乎余曰亦不過一大白耳飲畢卽攜茗椀藕

果之屬上小艇任風吹去近岸則棹轉朗如尤愛爽豁往往命舟人卸篷露坐水氣與露氣融成一碧此身疑在雲際久坐露益濃以手拭几水漉漉鳴指間衣則盡溼矣然後櫓搖徐歸二鼓後猶或聞歌聲蓋舟航停泊處樹影圓籠納涼雜唱不復問夜如何余二人有未逮也突有火光十數團浮動縱橫倏忽不見湖面如墨豈東坡所謂非鬼非仙者邪湖中向有父魚船睡黃後乃出火如斗大迎而視之盛火於盆上覆以其實其三面而虛其一漁者手執叉伏船頭發必中蓋聚其光使魚不早覺及至而驟不得脫去

西清遊記 九  
往來如馳鬼出電入唯正對乃見火汪君又村避暑  
水北樓興特豪嘗曰二君好夜遊何不以鐙繼月余  
曰焉得如許鐙使全湖皆白乎後數日又村繫舟流  
陰綠篷綺疏珠鐙四照旣坐把盞放乎中流俄有數  
百荷鐙隨波而進沿隄樹林如含霞彩余曰湖之有  
漁火可以補月之缺有荷鐙又可以補漁火之缺或  
曰泛月必以三潭三潭凡三塔塔三孔孔得一月凡  
月九余不信遂於月夜被酒往舟傍塔聳身以臨之  
其中若有怪物槎枒然醉眼不能辨反坐看水底月  
風來波動散若星光萬點朗如日茲遊固勝矣夫以

器貯水一水必有一月西湖斷流聚泉曲港絕澗何  
啻千萬月而挈全湖於瀛海特一沼沚耳八杯底者  
不爲小落江湖者不爲大高懸中天不爲孤下映千  
潭不爲多然後可以玩月於西湖矣

憶壬辰嘉平月表弟吳小亭寓吳山之準提閣余寓  
湧金門互相過不閒晨夕十九日雨雪邀同表兄張  
蕙士馮君秋田上湖船漫天灰揚遠山不明風大櫓  
折舟人一瞽一童幾墮落於湖興不盡而返馮君曰  
明日風止請以酒肴從明日風不止雪可七八寸又  
明日馮君待於湖步晴雪在蓬益二客移亦園舟放

孤山下奚奴掃徑不開深及韉之半共攝衣登梅花  
泉上亭梅枝攢雪若球紅萼初破時露數點鮮媚倍  
可喜小停興發解裘脫帽覆雪地日將以撲去俗塵  
印吾真相同人皆大笑又棹至望湖樓前展席引飲  
羣峰圭削皆稜稜出骨淺深凹凸層折畢露山麓雪  
融處蒼溼若潑墨非復平日澹雅平遠一派余謂雲  
煙之渲染所以助其秀也若雪如正士凜凜烈烈又  
如君子交善相護仍無所匿終不爲溫熱之態屑屑  
親悅也晚歸二客去又飲余寓又明日同年鍾笑溪  
白山陰歸未到家先來訪余遂止宿四更擁枕酒氣

湯帳朝旭旣升笑溪去余亦有倦意卽理裝回里舟  
所經橋洞冰柱齒列磊塊如石乳回看湖上山銀光  
燦爛乃晴色所獨也坐而默思歡悵交作念笑溪將  
計偕北上蕙士耽麴蘖貧無資往往酒徒星散小亭  
檢點詩囊歸舟獨飲又不知念我何如也

余友查清華明府所撰此記頗爲雋雅雖疏於  
考證然未足爲病也今湖山秀麗已爲戎馬之  
場追思花前觴詠月底笙歌不啻華胥一夢矣  
咸豐庚申三月上巳芷湖老人管庭芬綠畢記





